

——阅读提示——一直被戏剧界称为 拼命三郎，55年创作生涯中，先后创作了50多部舞台剧、10余部影视作品，出版了7部剧作选和5部评论集。

他是戏剧圈里的 获奖专业户，所创作9次获得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 奖，多次获得文华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等奖项。2007年话剧百年，被国家文化部、人事部评为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话剧艺术家。

他首提 山庄戏剧，用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记录时代发展的年轮，开创了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戏剧风格，成为中国戏剧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他执迷戏剧，力求完美，屡屡在已经耕耘过的题材上进行再创作，不断发掘原题材深厚的生命底蕴，并形成 重耕 这一独特的创作现象。

他，就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孙德民。



每当在报纸上读到好的剧评或理论文章，孙德民都习惯剪下来。如今一擦擦剪报已堆满他的办公室。

记者 赵杰摄

对话孙德民： 寻找每个人物灵魂居住的地方

□记者 周聪聪

在生活中真实的人，在戏剧中 也应该是真实的

记者：您一直被戏剧界称为 拼命三郎，作品以量多、质优、高成活率而著称。这次《李保国》又让您收获了第9个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 奖，加上7部作品获文化部文华奖，3部作品获中国文联、中国剧协颁发的曹禺戏剧文学奖，可谓著作等身，成就非凡。如今您已经76岁了，有没有打算放松一下？

孙德民：停下来。我现在已经在写塞罕坝了。到现在我已经四上塞罕坝，跟踪采访了三四十个人，并一一走访了望海楼和林区里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

记者：您在戏剧创作方面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地走下去跑？

孙德民：在生活中真实的人，在戏剧中也应该是真实的。作者只有下去，重新接受一次感动，才能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实地采访的基础上。

就好比这次写河北梆子《李保国》，其实李保国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和报告文学很多，这些材料可以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寻找到一个人的精神高地和价值坐标，才能走进他的情感和性格，甚至走进他的痛苦和疾病。

两三个月时间，我到李保国生前工作的前南峪、岗底、葫芦峪、河北农大，和他的领导、同事、妻子、儿子、学生聊，我再提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做？

后来我慢慢找到了答案。所以在剧中，我才能让他在大段对白中吐露这样的心声：我就是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干成点事。所以才会有很多不该有的遗憾，也会有很多不该有的牺牲。

记者：业内人士说，大段的内心独白往往都是您剧本中的亮点和高潮。

孙德民：我所创作的剧本，都力求把它们写成带有一种浓重社会因素的心理戏剧，用人物的心理情感碰撞启动舞台事态的发展，对戏里的每个人物都在他们的心理上下功夫。写人物之间情、理的冲突，寻找每个人物灵魂居住的地方，揭示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寻找每个人对生活与人生的感叹和思考，以及在命运沉浮中的生命体悟。

比如我在《帘卷西风》中，写慈禧跟咸丰鬼魂的对话：你不用吓唬我！我不怕你！（冷笑）要是麻雀能使苍鹰敛翅，兔子能把猛虎吓跑，你就现出真身吧！即便是叫魔鬼丧魂的东西，我也敢正眼瞧它，别忘了我的祖宗也是白山黑水长大的！大清朝要靠我——叶赫那拉！叶赫那拉！

这种歇斯底里的发泄，既表现了她的野心极度膨胀，又表现了她谋划改变时的心虚与后怕。而这些都是必须建立在深度地采访和材料整理上。当初为了写《懿贵妃》，我查阅有关辛酉政变的资料，读过的史书就有30多本。记得当年，我在承德市新华书店发现了一套《筹办夷务始末》，我非常高兴，可再一看，好几十元，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买不起，就趴在柜台上，一边读，一边抄，一趴就是一个星期。

记者：回过头看，您的成就与付出是成正比的。

孙德民：剧作家的成就永远和深入生活成正比。

从事戏剧创作，我其实是半路出家，大学时学的文学理论，看似和戏曲八竿子打不着。但我从小喜欢戏剧，我老家在承德，上小学时就看承德话剧团的戏，对戏剧特别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主动要求到承德话剧团。其实当时我不懂戏剧创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写剧本时曾把《电影文学》杂志中的所有剧本，从创刊一直到当年的全看了一遍，光做的笔记就有十几本。

很多人觉得我有戏剧创作天赋，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勤能补拙。从1962年开始从事创作至今，已经整整55年，我习惯少睡，几乎从没有过周末，没陪爱人孩子逛过街。

现在虽然退休了，我在这里（河北电影制片厂）办公，仍然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很多人跟我说，你这么岁数了，这是干啥呀。我觉得我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坐在这儿写东西。

作品是作者情怀的展露，没有一部不是把作者感情写进去的

记者：提到您，便不得不提到 山庄戏剧。作为 山庄戏剧 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山庄戏剧 的创作也是您和承德话剧团在20世纪80年代话剧生存困难时期走出的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

孙德民：20世纪80年代，随着电影、电视剧、歌舞厅等娱乐形式的增多，戏剧空前寂寞，被戏剧界称为 话剧危机。不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是 山庄戏剧 的形成阶段，也成为我创作最丰硕的时期。

记者：这段低潮期也奠定了您的取材方向和创作风格走向。

孙德民：不错。1980年，我国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张庚来到承德，重温发生在承德的 辛酉政变 这段历史，并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题材，应当进一步开掘。这句话唤醒了处在困境中的承德话剧团。1982年4月，我创作的 第一部历史题材 山庄戏剧 《懿贵妃》上演，这部戏获得了巨大成功。

此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和承德本土有关的题材，农村生活领域创作出了《愿望》《泉水河》等，同样获得了成功。这后我们的创作时话剧危机指明了方向。此后我们的创作主要包括两大块内容，一是立足于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宫廷和民族关系的题材，二是塞北山区的农村题材。

记者：历史和农村反差很大。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何您会对这些不同领域的题材驾驭得都如此纯熟，甚至您的乡村俚语也是随手拈来？

孙德民：作品是作者情怀的展露，没有一部不是把作者感情写进去的。虽然我从小生活在承德市区，但我的作品更多写基层，写农村干部，是因为对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大学时我作为学生党员下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和农民一起吃 两两三。所谓 两两三，就是玉米秸轧一轧，加上碱面，水磨加工后，蒸成棒子面饼子，一顿一个饼子，一碗白菜汤。1964年我到承德话剧团后，又在农村待了三年。在农村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苦难，也感受着他们的勤劳和善良。我到现在都记得，村里的民兵连长郭发，家里穷得没东西吃，中午只能喝口凉水，便接着下地干活。就这样，端午节，老百姓自己只舍得吃一顿粽子，可一听说我爱吃，家家户户都给我送粽子，让我能吃一个月。

这些经历，让我希望能帮助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命运，所以我的作品自然而然有了基层视野。

记者：您的作品很多都是着眼于重大的社会矛盾，入手却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情

和生存悖论，情感与生存的复杂纠葛构成了您的剧作最具艺术魅力之处。

孙德民：这么多年过去了，青龙沙河村、隆化四道营村一直是我的 生活基地，我保留着与那些十分知心的农民朋友的联系。即便后来到省里当了省文化厅副厅长，和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断过，当年他们考驾照、买化肥，甚至凭票买白糖这些事都会找我帮忙。有时间我家跟旅店一样，邻居都说，怎么总见你家有村里来的亲戚。我一直关注着他们，也亲眼看着中国农村近四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生活中来的东西时代感强，与老百姓所想所需是一致的，而这也弥补了创作上的不足。

比如同样是农村干部，我的话剧《野百合》，写的是村支书带领群众改革开放，走出贫困的艰难；河北梆子现代戏《日头日照山乡》是写一个青年被指派到一个上访告状村当包村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做的无私奉献；话剧《雾蒙山》则写了农村转型期一个敢于担当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这些故事中的 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记者：也正是您因为您对农村的感情和关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从您的作品中能读出时代变化的年轮。

孙德民：我们都承认戏剧永远是生活对作者的震撼，也永远是作者对生活的深层开掘。当今，面对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内心、精神和价值取向遇到了哪些碰撞和颠覆？他们有哪些痛痒和需求呼唤我们去关注？我们能不能捕捉到这一代农民在改变命运过程中的那种精神？这些都是我不断追问的。

这些都不可能是一两次座谈会能解决的问题。我始终觉得，农村作品创作不是创作技巧问题，而是深入生活的问题。

一个继续挣扎和攀登的我

记者：您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这样介绍自己，如果谈到我，我愿意告诉大家三句话，即，一个离不开大家的我，一个拼命的我，一个继续挣扎和攀登的我。

孙德民：我觉得，只要肯下功夫，别怕吃苦，再加上虚心，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记者：虚心，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孙德民：从事创作55年来，我先后写了50多个剧本，没有一个没经过 审判。每次写出剧本，不管是给哪个院团写，我都要邀请专家座谈提意见，而且座谈都不止一次。《雾蒙山》开了十多次。印象最深的是《晚雪》，座谈时专家对初稿几乎全盘否定，但他们也提了很多建议，到第二次研讨，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最后《晚雪》获得了 五个一工程 奖。

我总觉得现实生活复杂又丰富，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一个人的认识不可能那么深刻，虽然被别人提意见面子不好看，但大家提那么多意见，就是要成全剧本。剧作家必须要有这样的胸怀。不过这个说起来容易，也不愿意改动。这个痛苦情感挣扎的过程，也是个提升。每次写完之后，我都想下回再也不写了，因为太累。但是等这个戏在舞台上演出了，感受观众眼泪、掌声乃至静默，我就会忘记创作的艰辛，涌起不停写下去的冲动。

记者：《李保国》演了60多场，几乎每次都能在台下看到您的身影，按说您已经很忙了，为什么每次还要跟着？

孙德民：不管哪个院团，我都会送一程，直到他们拿奖。我不仅是在演出时一直

陪着，而且一边看他们排练一边和导演商量怎么改。我觉得看他们一遍遍排练，也是作者在发现和寻找，看角色塑造准确不准确，缺失在哪里，艺术呈现如何更好。

记者：有学者就您的创作提出了一个概念 重耕，熟悉您作品的人都知道，您有很多剧目都是以前写过的，几年之后又重新创作。

孙德民：这个概念是余林先生在为《孙德民新剧作选》作序时提出来的，后来这也作为一种创作现象被学者研究。

1998年，我创作《圣旅》，这个剧本的原作是1986年的《班禅东行》，从这个剧本开始进入重耕创作时期。2001年又陆续重耕创作了《秋天的牵挂》，原作是1994年的《这里一片绿》，2002年创作《帘卷西风》，原作是1982年的《懿贵妃》，2004年创作《紫罗兰又盛开了》，原作是1993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记者：一般人都忌讳再吃嚼过的馍，而您为什么愿意再回头看，重新来过？甚至是对已经获奖的作品。

孙德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艰难时期，为了承德话剧团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团之长，我用写定向戏剧和影视剧的方法挣钱，再用这些钱来发展戏剧，这是时代限制下不得已的生存之道。《这里一片绿》、《班禅东行》、《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分别是应国家林业局、统战部要求创作的定向戏。虽然都是命题作文，但我从没有把它们做成 急就章，都获了奖。不过所谓定向戏，不可避免具有教化色彩，而且其创作生产周期短，创作上难免有粗糙之处，这些客观上是我重耕的一个原因。

记者：时代的审视也给了您这个关注现实变化的剧作者发现自己作品的足够的空间和视野。

孙德民：不错。从1962年我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到今年已经满55年，在这50多年里，我经历了戏剧创作观念和思维模式发展的整个过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话剧从 文革 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戏剧审美更加关注人及人的价值、人的处境命运和人的本质的深层思考。同时，超越时空、超越生死界限的新的戏剧语言形式，象征、离间、内心外化等表现手法的使用，以及无场次、多场次结构形式的尝试，都潜移默化地对戏剧创作产生影响。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戏剧表达能力的提高，我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班禅东行》，起初只是写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强调班禅在朝见皇帝的路上死伤过半的惨烈。而在重耕的《圣旅》中，我更写佛教领袖为什么要来觐见皇帝，因为他的家乡西藏当时正饱受侵略之苦，有了这个情节的重力渲染，我感觉人物心理更丰富、更合理。

记者：重耕，归根结底是一个创作者对作品的热爱和珍视。

孙德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剧作当时的生存空间，总会有某些局限和无奈，时代的发展，势必会敦促作家们时时反省自己的创作心态，以及身为作家应有的道德良知。

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看承德话剧团演出的兴奋和激动，感谢命运最终将我和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都讲初心，我想，对戏剧最初的那份痴迷和喜爱，就是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初心吧！

[记者手记]

为人民 真诚创作

11月15日，冬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河北电影制片厂的一间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孙德民。

孙德民话不多。虽然是个人访谈，但相比个人经历，他更愿意于分享自己和农民之间的情感，以及急速变化的农村带给他的创作思考。

他反复提到自己大学时和初到承德话剧团前三年的农村经历。正是在那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孙德民第一次接触了北方农村的真实面貌。

当时到百姓家吃饭，老乡给蒸的窝头，咬一口，头发丝一截在嘴里，一截还在窝头里。他边讲边比划着拽头发的动作，接着却说，老百姓不容易呀，家里穷得连窗户纸都没有，为了让我们吃上这口饭，玉米面说不定都是四处借来的。

这样的农村经历使他与农民有割舍不断的感情，也奠定了他为农民而歌的心理基调，和通过作品引领农村文明的冲动。而这些，不仅让他从小对喜爱的戏剧，多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也让他的作品里，充满了来自泥土深处的真诚。

多年的创作与深入生活，让我有几点深切的体会：第一，深入生活不是调查走访，要入田入户，和村民们打成一片，真正走进去，沉下去，融进去，感受群众与生活的真谛，触摸他们的情感和内心；第二，艺术家要真诚，对生活真诚，对群众真诚，对人物真诚，要真心、真情、真爱地去拥抱生活，拥抱乡愁，拥抱人物；第三，永远牢记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和担当。孙德民说。

为了写好《李保国》，70多岁的孙德民沿着李保国生前的路重走了一遍。孙德民说他特别能理解李保国，李保国不想当大专家，只是想为乡亲们干点事、干成点事。我和李保国一样，我也不想当什么大剧作家。

确实，在他笔下，绝大多数主角都是普普通通的基层农村干部，这些人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因着心里的一份善和责任，耕耘在农村这片土地上。他们，又何尝不是编剧孙德民的写照。

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他为了创作依然常年奔走在基层。回望自己的创作历程，孙德民给出了八个字：甘于清贫，执着戏剧。

写戏的时候是苦了点，但当我坐在剧场里，看着舞台上演着自己的作品，会感到极大的快慰。甘于清贫，才能扑下身子、有所收获，才能留下一点东西。戏剧，是我自儿时起永远抛却的美梦。为了它，我愿意永远执迷。

文/记者 周聪聪

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国税局 以规范引领国地税深度合作

为进一步深化国地税合作，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国税局与区地税局统一认识、通力合作、协同共进，以合作规范为引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在原有合作事项基础上，锐意创新，共同组织召开国地税合作联席会议，谋划下一步国地税合作相关事项。同时，对一窗通办、所得核定征收、外管证管理创新、窗口新增纳税人采集事项、风控计划、税法宣传以及国地税双方人员挂职交流等事项形成实施方案，全方位、大力度推进国地税深度合作。

联合开展智慧云推广及宣传培训。为全面推广智慧云办税厅，为纳税人打造一个开放、共享、便捷的纳税服务平台。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国税局针对推广初期纳税人接收、应用程度较低的情况与区地税局共同组织开展培训活动，让纳税人实现足不出户网

上便捷办税。同时，还将简并事项进行智能引导，在带给纳税人全新体验的同时也大幅提升纳税服务质效。

统一企业所得税口径，联合保证税负公平。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河北省国家税务局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公告》关于联合开展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工作的有关要求，该局与区地税局调查研究，按照统一的依据、标准、尺度进行核定，共同确定分行业的应税所得率，做到生产经营地点、规模、范围、行业基本相同的纳税人，核定的应税所得率基本一致，保证同一地区规模相当的同行业纳税人所得税税负一致。

联合开展 五证合一 及 两证合一 登记制度。全面落实国地税企业纳税 五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认真学习并落实总局的有关业务操作要求，强

化宣传引导工作，依托金税三期系统开展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 的业务操作。按照总局的要求部署，该局与区工商、区地税局积极进行沟通和协调，通过系统的登记信息模块进行相关操作。

联合举行 意见大走访、税宣千企行 专题活动。该局联合区地税局举行 意见大走访、税宣千企行 专题活动，活动中以民营企业、转型企业为走访对象，围绕营改增企业发展，征求企业诉求，为企业送法上门，答疑解惑、解难题、办实事，并征求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安排相关业务科室研究解决，即时反馈，切实保障走访活动成效。此次走访活动主要采取入户走访的形式开展，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并与企业负责人、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座谈，发放宣传资料60余份，征求意见12条，解答纳税人问题15个。（张学军）

武邑县地税局

聚焦精准 打好脱贫攻坚战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对扶贫工作提出的承诺和要求。如何聚焦精准，找准扶贫着力点，尽快带领定点扶贫村的乡亲们脱贫致富致富，是武邑县地税局驻武寺村、殷寺院村和大屯村的扶贫干部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入户走访精准 把脉

只有了解实情，才能因户施策。武邑县地税局决定打破以往扶贫一刀切、平均主义的旧模式，摸准致贫病根，力求找准扶贫发力点。为此，驻村干部进行了数千次的入户调查，积攒了数万字的走访日志。武寺村灌溉水泵损坏，殷寺院村有11名村民有再

就业意愿，大屯村种植设施蔬菜技术上遇到难题。针对这些问题，驻村干部们建立工作台账，因材施教，确定了三个扶贫村的扶贫工作思路。

对症下药精准 施方

华北平原春季素来少雨，灌溉一直是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自驻村以来，武寺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李占龙就对春苗灌溉问题牵肠挂肚。今年3月份，眼看春灌在即，偏偏该村水泵出了问题。得知这一情况，李占龙立即行动，向县扶贫办申请专项资金，为审坡镇武寺村铺设了1300多米的防渗管道，新增出水口20余个，将村内的7眼机井全部串联起来，使全村809亩耕地灌溉得到了保障。

破除平均精准 对焦

对武邑县地税局而言，扶贫扶

（王冰、霍杨）